

左傳輯釋

十五

伊<sup>12</sup>  
209  
15



左傳輯釋卷十九

日南安井衡著

昭公

經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襄十一年始立中軍楚殺其大夫屈申書名罪之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泉魯地秦伯卒無傳不書名未同盟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甲公室也罷中軍季孫

伊 12  
門 209  
號 卷 15



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  
陸榮云：劉敞曰：如杜所言，則三軍猶在，徒以軍為師名號，少異耳。何謂舍中軍乎？今案魯之軍號，傳所不言，哀十一年，雖稱左師、右師，疑亦臨時所命。若晉之三軍，楚之二廣，有定制者，傳則屢書之矣。叔孫氏之軍名，尤未見有據。衡案：先是三家各征一軍之人，今舍中軍，則其人當反於公，是尊公室，非卑之也。其實不然，故此先言卑公室，而下文詳言之。蓋舍中軍者，特舍其名，而實中分之，以屬上下軍。既合三軍為二軍，季氏專征一軍，孟叔二氏共征一軍，是四分三軍，季氏征其二也。故傳以四分言之，初孟叔亦各得三分之一，故或征其半，或征三分之一，今減為四分之一，遂皆盡征之，而公室之窮，不可復問。故  
**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季孫不欲親其議，勅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正義：劉炫以為施者舍也，臧者善也，成諸臧氏，取其令名，其二家謂叔孟，非謂

施臧二氏也。  
**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有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簡擇取二分，**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國人盡屬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衡案：周法稅外有賦，周禮注所云口率取錢，雖是漢法，亦原於周也。三家所征，謂此賦，故上文云：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若是田稅，一家所受之田，自有定額，安得分其父兄子弟而兩屬之哉？襄十一年傳又云：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是其所征軍乘之人，而其田依然屬公。故哀公曰：二我猶不足，如之何其徹？若國民盡屬三家，而魯君無田可食，安得發此言哉？貢于公者，分其賦而貢之，非田稅也。于本或作於，今從

經以書使杜洩告於殯告叔孫之柩衡案以曰子

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

毀也故盟諸偃闕詛諸五父之衢皆在襄十一年

受其書而投之投擲也帥士而哭之痛叔孫之見

誣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

自西門不以壽終為鮮西門非魯朝正門正義名

言年命鮮少也衡案詩小雅蓼莪云鮮民之生不

如死之久矣傳云鮮寡也謂父母既沒寡獨居室

叔孫信讒殺孟丙仲蓋任避禍奔齊死無喪主其禍

與遠征喪父母者同蓋古者謂遭禍孤獨者為鮮

生死同之故小雅之民遠征喪父母自稱鮮民叔

孫殺逐其子魯侯使其臣葬之則叔仲帶稱為鮮

耳杜云不以壽終季孫命杜洩命使從西門杜洩

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從生存朝觀之正路正義服

卿葬三辭於朝從朝出正門卿佐國之損幹君之

股肱必過於朝重之也衡案杜以朝為朝觀之路

不得於辭故後儒多從服虔然三辭於朝禮無其

文且吉凶異禮挽柩朝於君與挑芻祓不祥之義

相反恐非先王制禮之意也竊謂朝指外朝外朝

在臯門之內叔仲帶云自西門故杜洩不復言門

直言自朝自朝則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

自正門可知矣既葬而行善杜洩能辟禍仲至自齊聞喪而來季

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

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

大庫之庭攻仲壬也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

上作庫衡案大庫庫名以其大於他庫故名大庫猶府長於他府名之曰長府耳若以在大

庭氏之虛剝取大字以名其庫殆近兒戲古人恐無此事矣司官射之中目而

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孫氏邑昭

子即位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使

從於亂正義服虔云使亂大和順道陸榮云大順

襄二羊鄭勝亂從杜注曰釋君助臣為從於亂謹

案傳言亂從不言從亂杜注非也兩從字皆當訓

順也今釋君助臣則亂順矣亂從猶犯順僖三十

三年傳文不犯順是也書傳從字多訓為順不可

拔舉家語正論篇使亂大從王肅注亦曰從順也

是舊說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披析也謂

以邑與南遺昭子不知豎牛餓殺其父故但言其

見罪釋文見賢遍反衡案赦釋通解也言析邑罪

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

關之外齊魯界上關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

齊地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不以立

己為功勞據其所言善之時魯人不可以餓死語昭

子衡案當時魯人皆不知牛餓殺叔孫牛既奔其

徒稍稍語之於是始知之耳故雖以昭子之才

此時猶未知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覺直也言德行

直則四方順從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

之莊叔穆子父得臣也遇明夷離下坤上明夷

之謙

艮下坤上謙明夷初九變為謙以示卜楚

丘楚丘卜人姓名曰是將行行出奔而歸為子祀

奉祭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

離為日夷傷也日明傷日之數十甲至癸故有十

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中

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阜人

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昃為臺

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衡案古者分

時故水漏百刻以十刻為一時其為十二時始於

前漢哀帝之時杜以今法推之故云隅中日出闕

不在第日上其中日中盛明故以當王食日為二

公位旦日為三卿位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

乎融朗也離在坤下日在地中之象又變為謙謙

道卑退故曰明而未融日明未融故曰其當旦乎

故曰為子祀莊叔卿也卜豹為卿故知為子祀日

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離為日為鳥離變為謙

日光不足故當鳥鳥飛行故曰于飛明而未融故

曰垂其翼於日為未融於鳥為垂翼象日之動故

曰君子于行明夷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也在明

傷之世居謙下之位故將辟難而行當三在旦故

曰三日不食旦位在三又非食時故曰三日不食

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離艮合體故。

中井積德云：離為火，重復難通，恐當作離為艮，衡案上文離火也。艮山也。此覆說之。離為艮，說卦名。

火焚山，說卦象。杜著注時，其文如此。故云：離艮合體故。如今本傳注皆不可通。履軒得之。

於人，為言，艮為言，正義說卦云：敗言為讒，為離所焚，故

言敗，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離變為艮，

故言有所往，往而見燒，故主人有言，言而見敗，故

必讒言。衡案：離變為艮，艮止也。未見有所往之象，此取主人有言，其有所往，上文既釋之，曰

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是也。此欲言往而有言，故舉其全文，非取象變爻也。且以變為往，何卦不

可言往，杜注非也。純離為牛，易離下離上離，畜牝牛吉，故

言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

離焚山則離勝，譬世亂則讒勝，山焚則離獨存，故

知名牛也。豎牛非牝牛，故不吉。謙不足，飛不翔，謙

道冲退，故飛不遠翔。垂不峻，翼不廣，峻高也，翼垂

下，故不能廣遠。衡案：此垂翼分釋，垂言其下，翼言其狹，即不能行廣遠之

象，杜云：翼垂下，非傳意也。故曰：其為子後乎？不遠翔，故知不遠

去。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旦日正卿之位，莊叔父子

世為亞卿，位不足以終盡卦體，蓋引而致之。楚子

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造生貳心，以屈生為莫

敖，生屈建子，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

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汜、菟氏，皆鄭地。釋文：汜徐

扶嚴反，衡案據徐音，汜當从巳，石經从己，諸本从巳，皆非。晉侯送女于邢丘子

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傳言楚強，諸侯畏敬其

使，公如晉，即位而往，見自郊，勞至于贈賄，往有郊

勞，去有贈賄，無失禮，揖讓之禮。衡案，亦有進退周旋，升降拜起之度。

杜舉揖讓以包之耳。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

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

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

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

大夫，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羈，莊公玄孫

懿伯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謂伐昔取鄆，利人

之難，謂往年昔亂而取鄆，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

衡案，私恤也，言但知利他人之難，而不知己有可恤念之事。公室四分，民食於他

他，謂三家也，言魯君與民無異。陸榮云，程公說曰，古者君養民，民食於他

者，言民為三家所有也。顧炎武云，民生於三，而君食之，今昭公不能養民，而民食於三家，不知有君，揚慙

建云，昭公二十五年，子家子曰，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正所謂民食於他也。衡案，杜以公室四分

為三家四分魯國，而魯侯無田可食，然襄十一年傳及上傳，皆明言征其人，不言取其田，且民食於他，不

復知有君，故下文承之曰，思莫在公，不圖其終。若為公食於他，下二句與此不相接，杜注非。思莫

在公，不圖其終，無為公謀終始者，為國君難將及身

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恤民與憂國。衡案，

其所躬所處也，躬所處謂其位，人君之位，所以治民而安社稷也。詩云，不解于位，民之攸壜，今魯侯不恤



之是不知禮之本未所在也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以習儀為急

衡案說文屑動作切切也徐云屑屑屢動作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

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晉

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

氏河南成臯縣東有大索城或作城非大叔謂叔向

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

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

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事皆可復行

從而不失儀從順也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

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以先王之禮成其好度之

以二國度晉楚之勢而行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

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

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閹別

足使守門以羊舌肸為司官加官刑足以辱晉吾

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蘧啓彊曰可苟有其備

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

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珪以為信享頰有

璋享饗也頰見也既朝聘而享見也臣為君使執

璋正義小行人合六幣鄭注云上公享王圭以王

享后璋以皮今檢杜注意義則不然謂圭國設

酒食以饗賓賓則執璋以行禮故云享頰有璋注

云享饗也破享獻之享為饗食之饗杜必然者以

此傳下云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有陪鼎皆論饗禮及饗宴之事故破享為饗即大  
 行人三饗三食三宴類是也衡案此君臣並言  
 上朝言君聘言臣則此享謂君享后謂臣類后  
 即小行人注享后璋以皮也周禮大宗伯時問曰  
 聘殷頰曰視注云殷頰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  
 諸侯乃使卿以大事禮衆聘焉其禮大於時聘蓋亦  
 有執璋頰后之事故云享頰有璋下設机而不倚  
 爵盈而不飲謂王饗諸侯宴有好貨則兼臣而言  
 之飧有陪鼎謂賓始至致館饋飧之禮及郊勞贈  
 聘皆各一禮若破此享為饗訓頰為見既與上朝  
 所執命圭命璋臣所執篆圭篆璋其聘不倫又與下設机而不倚相復皆妄說也凡君  
 名既同故不復分別言之半圭曰璋其小有述職諸  
 侯適天子曰述職大有巡功天子巡守曰巡功設  
 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言務行禮謂饗禮此宴有好  
 貨宴飲以貨為好衣服車馬在客所無其禮宴稱

其名互文示義好貨者酬幣也飧有陪鼎熟食為飧陪加也加鼎  
 所以厚殷勤正義聘禮賓始入館宰夫朝服設飧  
 不備禮曰飧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鄭玄云食  
 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鼎實如饗餼羞鼎則陪鼎  
 賓始入館未暇烹飪故先饋飧其禮小於饗餼今  
 舍饗餼而言飧者飧猶有陪鼎饗餼可知故舉小  
 以見入有郊勞賓至逆勞之於郊出有贈賄去則  
 贈之以貨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  
 亂興失朝聘宴好之道衡案之道城濮之役在僖  
 二十八年晉無楚備以敗於邲在宣十二年言兵  
 禍始於城濮衡案晉破楚於城濮遂輕楚不備故  
 此主備言之言邲之敗端起於邲之役楚無晉備  
 城濮杜云兵禍始於城濮失之邲之役楚無晉備

以敗於鄢、在成十六年、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和也、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言何以爲備、誰其重此、言怨重、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敵晉、則可恥之、衡案、重猶貴也、言誰其貴重招此寇讎者、若有貴重招此寇讎之人、必能備之、恥之亦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至、麋羣也、求昏而薦女、薦進也、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

之將佐也、成趙武之子、吳荀偃之子、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言非凡人、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襄、韓無忌子也、爲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羊雖幼、已任出使、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庶子、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百乘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祁午以下、輔、韓、須、楊、石、石、叔向子食我也、因其十家九縣、韓

氏七、羊舌氏四、而言十家、舉大數也、羊舌四家共  
二縣、故但言彊家、長轂九百、長轂戎車也、縣百乘、  
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  
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伯華叔向兄、中  
行伯、魏舒帥之、伯中行吳、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  
易怨、失昏姻之親、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  
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  
之過也、大夫無辱、謝遠啓彊、厚爲韓子禮、王欲赦  
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言叔向之多知、亦厚其  
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圍、圍鄭地名、辭不敢見禮也、

奉使、君命未反、故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自爲逆  
也、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  
之主也、謂授子產政、夏晉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  
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尊重也、重地、故書以名  
其人、終爲不義、昔人愬于晉、愬魯受牟夷、晉侯欲  
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  
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  
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間暇也、乃歸公、秋七月  
公至自晉、昔人來討、討受牟夷、不設備、戊辰、叔弓  
敗諸蚡泉、昔未陳也、嫌君臣異、故重發例、冬十月、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檉麻之役役在四年、衡案、陽本或作、

四年、揚、或作楊、今從石經、杜四年傳注云、越大夫常壽、

夏、夏、或作漢、水入江之地、今謂之夏口、、

過師、師會楚子于瑣、瑣楚地、聞吳師出、

遠啓彊帥、師從之、從吳師也、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盧江舒縣有鵲尾渚、

楚子以駟至於羅汭、駟傳也、羅水名、

吳子使其弟蹇由槁師、槁勞、衡案、兵士枯槁、勞皆誤從牛、石經以下、

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

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

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槁師、請行以觀、王怒之、

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言吳令龜如此、衡案、尚庶幾也、

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

滋敝邑、克能也、、

休怠、休解也、、

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

震電馮怒、馮盛也、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

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完器備、其可以息師、

息楚之師、衡案、息止也、言楚師不得速歸、、

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

使臣獲釁、言、

雷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

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言常卜、、

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

在邲、城濮戰楚卜吉、其效乃在邲、今此行也、其庸

**有報志**言吳有報楚意陸粲云其庸者不致必然之辭衡案報復也謂卜兆

報人之象不言效而言報者兼取報復之義以便於此言報志耳庸用也**乃弗殺楚師**

**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遠射帥繁陽

南懷汝清皆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

南懷汝清皆楚**界吳不可入有備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觀示**

**也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

**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啓彊待命于雩婁禮**

**也善有備秦后子復歸於秦元年奔晉景公卒故**

**也終五稔之言**

**經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再同盟葬秦景公夏**

**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無傳宋華合比出奔衛合比**

事君不以道自取奔亡書名罪之**秋九月大雩楚遠**

**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魯怨

杞因晉取其田而今不廢喪紀故禮之**大夫如秦**

**葬景公禮也**合先王士弔大夫送葬之禮正義公

晉葬襄公傳不言禮葬秦景公傳曰大夫如秦葬

景公特稱禮也一以示古制二以示書他國之葬

必須魯會三以示奉使非卿則**三月鄭人鑄刑書**

不書於經此皆丘明之微文也**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正義二十九年傳云

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叔向使詒子**

書焉彼是鑄之於鼎知此亦是鼎也

產書、詒遺也。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準度子

產以爲己法。衡案虞望也。今則已矣，已止也。昔先王議

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臨事制刑，不

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王引之云：議讀爲

謂度事之輕重，以斷其罪，不豫設爲定法也。說文

儀度也。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

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繫辭傳擬之而後言

議之而後動，議陸績姚信本並作儀。惠氏周易述

曰：儀度也。將舉事，必先度之。案惠說是也。儀與擬

皆度也。作議者假借字耳。少牢下篇：其胥體儀也。

鄭注曰：儀者儀度餘骨可用者而用之。今文儀或

爲議。宣十一年左傳：令尹芻艾獵城沂。程土物議

遠邇。昭三十一年傳：士彌牟營成周。議遠邇。量事

期，皆謂度其遠邇也。衡案：議謀也。謀亦度也。如字

自通，不必讀爲儀。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閑防也。糾

之以政，糾舉也。陸繁云：糾督正之也。行之以禮，守之以信

奉之以仁，奉養也。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勸從教嚴

斷刑罰，以威其淫。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

聳之以行，聳懼也。惠棟云：漢書引此傳作懼。晉灼

聳，說文引作懼云。懼也。从心，雙省聲。因駢左氏古

文爲後人竄易多矣。王念孫云：漢書刑法志：聳作

懼。顏師古曰：懼謂獎也。此說是也。聳之以行，謂舉

善行以獎勸之。故楚語：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

抑惡焉。以戒勸其心。韋注曰：聳，獎也。方言曰：自關

而西，秦晉之間，相勸曰聳，或曰獎。中心不欲，而由

旁人之勸語，亦曰聳。衡案：聳，聳動之也。心爲之聳

動，故可以訓懼。可以訓獎。訓勸，此云以行，則訓獎

爲長。教之以務，時所急。使之以和，說以使民。臨之以

敬，泣之以彊，施之於事爲泣。正義：臨，泣一也。臨，謂

泣謂有所施為臨撫其事臨斷之以剛義斷恩猶

謂平常之時泣謂當事之時斷之以剛義斷恩猶

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王也官卿大夫也元阮

制然則公王乃王公之誤倒上忠信之長慈惠之

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

不忌於上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並有爭心以徵

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徵幸以成

其巧偽正義民之所犯不必正與法同自然有危

案爭謂爭利耳故下文云雖刀之未弗可為矣為

將盡爭之即所謂民免而無恥是也

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

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惠棟云汲

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外傳云元王勤商十有

四世帝甲亂之七世而隕祖甲賢君事見尚書止

以改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為刑

故云亂之刑制不以聖王名刑而謂之九刑者蓋

書謂之九刑正義準夏商所作當為文武周公之

周公別為此名故稱之耳惠棟云九刑者刑書有

九篇成王時所造見周書周衰重作之定為成科

亦若祖甲之作湯刑也衡案刑以輔政雖聖王明

主必不能廢之既已不廢為士師者不得率意用

之亦必有成法故五刑有服著于堯典是其證也

然古之用刑者度情與事上比下比據成法以斷

之而不使民知之所謂議事以制是也及商周有

亂政特詳其法一斷之法不復隨情輕重之今子

產又鑄刑書以明示於民故叔三辟之興皆叔世

也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今吾子相鄭國作封

洫在襄三十年衡案田有封洫復井田之法乃子



美之、今叔向與詢政刑書、並立謗政、作丘賦、在四舉而非之、蓋未達其義耳、立謗政、作丘賦、在四

年、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將以

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

詩頌言文王以德為儀式、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

功、刑法也、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

王作儀法、為天下所信、孚、信也、正義服虔云、儀善、式用、刑法、靖謀也、

言善用法、文王之德、日日謀安四方、又云、善用法、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其法、故能為萬國所信也、

二解俱便於杜、陸祭云、二注皆於經文不順、德今詩作典、鄭箋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又云、

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咸信而順之、其說是也、衡案、德今詩作典者、仲尼正之也、凡左氏中所引與

今詩異者、皆放此、如是何辟之有、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

刑也、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以刑書為徵、

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喻小事、亂獄滋豐、顧

武云、豐者繁多之意、易曰、豐多故、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

盱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法、其此之謂乎、復書

曰、若吾子之言、復報也、正義、誠如吾子之言也、僑不才、不能

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以見箴

戒為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心星也、周五

月昏見、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刑器、鼎也、藏爭

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

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災、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

謝前年受牟夷邑不見討晉侯享之有加籩籩豆  
 之數多於常禮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  
 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貺賜也得貺不過三獻  
 周禮大夫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懼  
 以不堪為罪衡案言今豆有加非己所能堪得無  
 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以加禮致驩心對曰寡  
 君猶未敢未敢當此加也衡案言魯侯未當加豆  
 加非謂季孫之豆多於魯侯也敢本或作者非也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  
 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  
 貨貨宴好之貨宋寺人柳有寵有寵於

平公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欲以求媚大  
 子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詐為盟處而告公曰合  
 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衛既  
 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  
 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亥合比弟欲得合比處乃  
 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聞合比欲納  
 華臣公使代之代合比為右師見於左師左師向  
 戌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夫謂華亥中井積德云夫  
 匹夫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言人  
 亦不能愛女詩曰宗子維城母俾城壞母獨斯畏

詩大雅言宗子之固若城俾使也衡案言若俾城壞必有可畏也

女其畏哉為二十年華亥出奔傳六月丙戌鄭災

終士文伯之言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報前

年送女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

相辭不敢見不敢當國君之勞相鄭地固請見之

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言棄疾共而有禮以

其乘馬八匹私面私見鄭伯見子皮如上卿如見

楚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

二匹降殺以兩禁芻牧豕樵不入田不犯田種不

樵樹不采蓺蓺種也不抽屋不強旬誓曰有犯命

者君子廢小人降君子則廢黜不得居位小人則

退給下劇也舍不為暴主不恩實恩患也往來如

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三卿罕虎公孫僑游

吉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

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辟邪也衷正也

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詩小雅言上

教下效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逸

書則法也無寧以善人為則無寧寧也願辭寧而

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

說乃逆之傳言叔向知禮秋九月大雩旱也徐儀

楚聘于楚儀楚徐大夫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

使蘧洩伐徐蘧洩楚大夫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

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乾谿在譙國城父

縣南楚東竟吳人敗其師於房鍾房鍾吳地獲宮

廩尹棄疾鬪韋龜之父子蕩歸罪於蘧洩而殺之

歸罪於蘧洩不以敗告故不書冬叔弓如楚聘且

弔敗也弔為吳所敗正義如上注不以敗告故不

敗因弔之故言且也衡案不告則不書經例耳楚

雖不告敗魯實聞知之不容不弔事大國之禮固

宜然也既已弔之傳亦不得不從而書之何則非

且耳不必如楚始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

告盟主士句相士鞅逆諸河禮也士句晉大夫相

為介得敬逆來者之禮董遇王肅本同學者皆以

士句是范宣子即士鞅之父不應取其父同姓名

人以為介今傳本誤也依王正為是王元規云古

人質口不言之耳何妨為介衡案古人避諱不如

後世之甚臨文不諱君前不諱公事無私諱相亦

公事若才當其任未必避私諱以不取其人且古

人相於字而不名於使事固無所妨也其作王正

者疑後人取近似字易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

伐北燕將納簡公簡公北燕伯三年出奔齊晏子

曰不久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

事不以信未嘗可也為明年暨齊平傳衡案齊侯

簡公而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此亦諸侯

納之曰入之一證未嘗可者言所為未嘗有可者

經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暨與也燕與齊平前年冬

齊伐燕間無異事故不重言燕從可知正義穀梁傳云以外及內

曰暨謂此魯與齊平賈逵何休亦以為魯與齊平許

惠卿以為燕與齊平服虔云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

齊是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

納簡公齊侯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齊次

于饒燕人行成其文相比許君近之按經例既燕與

齊平當書燕魯與諸侯平皆言暨下三月公如楚叔

孫婁如齊蒞盟公不在國故齊無來者據經言之賈

君為得衡案桓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書曰

寔來間無異事故不復言州公與此不言燕書法正

同故許服杜皆以為燕與齊平其說可從傳云齊求

之也者釋經所以書暨齊平言齊求之故燕暨齊平

也突已以下左氏自為文直接六年傳以終晏子之

言但齊求之而言燕人行成者齊侯本欲納簡公既

而知不能納次于饒以示欲與之和之意燕人喜免

于討承其意以行成經誅其意故書曰暨齊平傳述

其跡故云燕人行成始不相戾也且六年冬齊侯伐

燕此年二月始盟于濡上則正月猶在燕若與魯平

所謂求之者齊侯使人自燕來魯而求之邪抑大夫

在國者自來求之也此皆必無之事以此推之賈說

不攻三月公如楚叔孫婁如齊蒞盟無傳公將遠適

自破八月戊辰衛侯惡卒元年大夫盟于虢九月公至自

襄公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

襄公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齊伐燕燕人

賂之反從求平如晏子言癸巳齊侯次于饒號燕

也

也

也

竟衡案上傳釋經此以下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

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敝器瑤甕玉櫝

之屬衡案終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侯豐而動可也

督齊大夫衡案終左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濡水出

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鄭縣入易水燕人歸燕姬嫁

女與齊侯賂以瑤甕玉櫝不克而還瑤玉也

櫝匱也罕耳玉爵正義明堂位云爵夏后氏以琖

有耳若今之盃故名耳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

以田析羽為旌王旌游至於軫芋尹無宇斷之曰

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

以實之章華南郡華陽縣無宇之闡入焉有罪亡

入章華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王有司也曰執人

於王官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執無宇也王將飲

酒遇其歡也無宇辭曰天子經略經營天下略有

四海故曰經略正義莊二十一年注云略界也則

經訓度矣今案婦女治經緯以成繒帛故經有治

義二十五年為夫婦內外以經二物注訓治是也

此經亦當訓治經略者治四海之境界也天子以

天下為家故言略諸侯受地於天子封於四境故

言封皆一物也楚子以章華之宮為私地以自小

略何非君土或以經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古之

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毛

草也。衡案，毛謂九穀及蔬菜。

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小雅。濱，涯也。天有十日，甲至

癸，人有十等。王至臺，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

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

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養馬

曰圉，養牛曰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

王官，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

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所以得天下也。吾先

君文王，楚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正義服虔云：僕

隱也。區，匿也。為隱亡人之法也。衡案：僕，當訓附。大雅既醉，景命有僕，傳云：僕，附也。是也。區，說文：藏隱

也。从品，在匚中，品衆也。僕區，謂盜所附藏贓物，即

下文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是也。僕區，是刑書中之

一法，非刑書名。故云：僕區之法，後世謂之盜窠，止

盜之法，在嚴窠禁。楚文作此法，宜其能封汝也。

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沈彤云：當作隱所盜器，觀杜解可見。衡案：盜所

隱器者，謂盜所附藏贓器之人，故杜云：與盜同罪。隱盜所得器，傳注不誤。沈自誤解耳。

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啓疆，北至汝水。若從有

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皆

將逃，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

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

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討

紂，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

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為盜王曰取而臣

以往往去也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為

葬靈王張本衡案盜有寵謂他盜當意者盜而寵

備載之明其所以不終不獨為葬靈王遂赦之赦無

王張本也杜云盜有寵王自謂鑿矣

宇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宮室始成祭

之為落臺今在華陽城內正義雜記云成廟則釁

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鄭玄云言路寢生人所

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檀

弓云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王念孫云

爾雅曰落始也與諸侯落之者與諸侯始其事也

楚語伍舉對靈王曰今君為此臺願得諸侯與始

升焉是其明證矣下傳又曰楚子享公于新臺即

是與諸侯落之之事也然則落之之事享也非祭

也小雅斯于箋曰宣王於是築官廟羣寢既成而

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則落與釁明是二事釋

文訓為始是也馬宗璉云鄭元曰離湖在華陽縣

東七十五里湖側有章華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

衡案雜記注鄭康成引檀弓諸大夫發焉發亦始

也然則落者室成享客之名其義則為始王說是也

大宰遠啓彊曰臣能得

魯侯遠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

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

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蜀盟在

成二年衡父公衡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

祧言奉成公此語以告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

北望日月以冀冀魯朝正義曰謂往日也董遇注

質楚及宋逃歸故今以此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



四王共康、郊敖及靈王、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襄公二十八年、如楚臨康王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在哀喪故、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皇暇也、言有大喪、多不暇、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趾足也、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貶矣、何蜀之敢望、言但欲使君來、不敢望如蜀復有質子、正義言開其恩寵、賜以威靈、靈、非威靈之謂也、廣雅曰、靈、福也、言寵楚國而賜之以福也、凡傳稱以君之靈、以大夫之靈者、靈皆謂福也、衡案、靈、廣韻訓、福、僖九年、其濟君之靈也、及此、寵靈、連用、皆當訓、福、其餘以君之靈之類、當訓、寵、雖則訓、寵、字義、既殊、則其意、稍別、蓋蒙人之恩、寵、猶如得神靈之祐、故謂人祐己為靈耳、其

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問魯見伐之期、王引之云、下文曰、寡君將當謂會盟之期、襄二十四年傳、楚子使遠啓彊聘、且請期、杜彼注曰、請會期是也、會盟則兩君皆行、故問魯君行期、若伐魯之期、由楚定之、何須問魯乎、衡案、成二年傳云、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侵及楊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鍼、織、絰、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是蜀之盟、魯為楚所伐、僅而得平、遠啓彊以蜀盟為辭、示魯以若不、可將伐之之意、伐魯之期、固由楚定之、然其定之、由魯侯可否、速否、則速出師、遲否、則遲出師、遲速之度、唯從魯侯可否、故云、請問行期、其言承質幣者、婉其辭耳、杜解、意而不解、文、故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貶、請問也、衡案、必言見于、不來、將出師、以問公衡、逃歸之罪焉、公衡之逃也、臧宣叔譏之、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寡、以棄魯國、

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公將往，夢襄公祖，祖

有任是夫，今并終其言也。祭道神，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

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

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

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

鄭城門。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僖子仲孫獲及楚

不能荅郊勞，為下僖子病，不能相禮。張本：夏四月，

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

食？對曰：魯衛惡之，受其凶惡。衛大，魯小，公曰：何故

對曰：去衛地如魯地，衛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也。日

食於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故禍在衛大，在

魯小也。周四月，今二月，故日在降婁，於是有災，魯

實受之。災發於衛，而魯受其餘禍，其大咎其衛君

乎。魯將上卿，八月，衛侯卒，十一月，季孫宿卒，公曰：

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感日食而問

詩，正義：詩作此日，此云彼者，師讀

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謫，譴

也。正義：日月之會，自有常數，每於一百七十三日

之日，食，象筭而盡，知寧復由教不脩而政不善也。

此時周室微弱，王政不行，非復能動天也。設有天

變，當與天下為災，何獨衛君魯卿當其咎也？若日

食在其分，亦其國即當有咎，則每於日食，必有君

死、豈日食之、歲常有一君死、足明士文伯言衛君  
 魯卿之死、不由日食而知矣、人君者、位貴、居尊、志  
 侈、心益、或淫恣、情慾、壞亂、天下、聖人、假之、神靈、作  
 為、監戒、知達之士、識先聖之幽情、中下之主、信妖  
 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不可專以爲教、神之  
 則惑衆、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無其事、若不信  
 若不信、期於大通而已、世之學者、宜知其趣焉、衡  
 案、正義、說聖人神道設教之意、頗當、故今摘錄其  
 要、但解士文伯之言、則失之、文伯蓋謂國君有道  
 賢者在位、則日月之食、不能爲害、唯其無道、則亦  
 足以致禍、故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  
 言日月之食、本不致禍、特以無道自取之耳、故政  
 正義解取譴爲致日月之食、所以不通也、  
**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擇賢人、二曰因  
 民、因民所利而利之、三曰從時、順四時之所務、  
 言能務此三者、日月之災、不能爲禍、時晉侯怠政、故以此戒之、  
 晉人來治杞田、前

女叔侯不盡歸、今公適楚、晉人恨、故復來治杞田、  
**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本杞田、謝息爲孟孫  
 守、不可、謝息僖子家臣、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鉞之  
 知、守不假器禮也、挈鉞汲者、喻小知、爲人守器、猶  
 知、不以借人、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夫子謂孟僖  
 子、從公如楚、雖吾子、亦有猜焉、言季孫亦將疑我  
 不忠、**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言晉罪君之至  
 楚、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  
 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候晉間隙、可復伐杞取之、  
**吾與子桃、**魯國下縣、東南有桃虛、馬宗璉云、襄十  
 六年、經、齊侯伐

我北鄙圍郟十七年經齊侯伐我北鄙圍桃以釋其怨成皆魯北鄙邑故齊圍郟不得仍圍桃以釋其怨是桃與郟近之證衡案下亦魯國北鄙之邑與齊國堂阜相接說見于前杜以其東南南桃虛當桃當不謬成孟氏之邑經多作郟其作成者蓋假借耳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

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

之萊柞萊柞二山馬宗璉云闕駟十三州記曰泰山萊蕪縣魯之萊柞邑案郡國志泰山萊蕪有原山乃遷于桃謝息遷也晉人為杞取成不

書非公命楚子享公子于新臺章華臺也使長鬣者

相鬣鬣也欲光夸魯侯正義吳楚之人少鬣故選長鬣者相禮也好以

大屈宴好之賜大屈弓名既而悔之遠啓彊聞之

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

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言

齊晉越將伐魯而取之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

乃反之傳言楚靈不信所以不終鄭子產聘于晉

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私語曰寡君寢疾於

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

衡案並普通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

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

殛鯀于羽山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其神化為

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鯀禹父夏

家郊祭之歷殷周二代又通在羣神之數并見祀

正義諸本皆作熊字賈逵云熊獸也說文云熊獸似豕山居冬蟄釋魚云鼈三足能樊光曰鼈皆四足今三足故記之張衡東京賦云能鼈三足梁主云鼈之所化是能鼈也若是熊獸何以能入羽淵但以神之所化不可以常而為之若熊獸是也豈得入寢門先儒既以為獸今亦以為熊獸是也豈豕書瑣語云晉平公夢見赤熊闕屏惡之而有疾使問子產言闕屏牆必是獸也張升反論云賓爵下華田鼠上騰牛哀虎變熊化為熊久血為燐積灰生蠅傅玄潛通賦云聲伯忌瓊瑰而弗占兮晝言諸而暮終贏正沈璧以祈福兮鬼告凶而命窮黃母化而為龜兮鼈極變而成熊二者所韻不同或疑為能著作即王劭云古人讀雄與熊者皆于陵反張升用舊音傅玄用新音張升亦作熊也按詩無羊與正月及襄十年衛卜禦寇之繇皆以雄韻凌劭言是也衡案此條正義精當不易王引之又博引廣證辨作能之非其言極是文長不錄焉張升反論本皆作張叔皮論錢大昕據後漢書文苑傳為張升字彥真反論其晉為盟主其或者未所撰之一篇是也今從訂正

之祀也乎言周衰晉為盟主得佐天子祀羣神韓

子祀夏郊祀鯀晉侯有間間差也賜子產莒之二

方鼎方鼎莒所貢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

豐施鄭公孫段之子三年晉以州田賜段曰日君

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

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

致諸子此年正月公孫段卒宣子辭子產曰古人

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荷檐也以微薄

喻貴重衡案宋本作檐阮元云依說文當施將懼

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

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

後代宣子者將以鄭取晉邑罪鄭而豐氏受其大

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

為請傳言子產貞而不諒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

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初言謂與趙文

子爭州田以易原縣於欒大心欒大心宋大夫原

晉邑以賜欒大心也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

矣則皆走不知所往襄三十年鄭人殺伯有言其

鬼至鑄刑書之歲二月在前年或夢伯有介而行

介甲也曰壬子余將殺帶也駟帶助子皙殺伯有

壬子六年三月三日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

孫段豐氏黨壬寅此年正月二十八日及壬子駟

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此年正月壬寅公孫

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

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襄十九年鄭殺子

孔良止伯有子也立以為大夫使有宗廟子大叔

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

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孔不為厲問何為復立洩

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以妖鬼

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

後者以解說民心此衡案說即下文媚字謂說民心言為伯有無義并立公孫洩使若以義繼絕以說民心也從政有所反之以

取媚也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或當反道以求媚

於民衡案之謂主意所在今立良止本為撫伯有

不說而反惑焉故反主意所在并立洩以取說於民乃從政之道也不媚不信說而

後信之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

景子晉中軍佐趙成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

能人生始化曰魄魄形也既生魄陽曰魂陽神氣

也正義鄭玄祭義注云氣謂嘘吸出入者也耳目

不能行既而目能見耳能聞手能執足能行此之

謂化即所謂魄也魂相將之物魄生則魂亦從

矣古人之言簡而能用物精多則魂魄彊物權勢

盡如此魂本或誤魄正義物非權勢之名而以物為權勢者言有權

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爽明也匹夫匹婦強死其魂

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強死不病也人謂匹

夫匹婦賤身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

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腆厚

也抑諺曰蕞爾國蕞小貌衡案言雖蕞爾而三世

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

大所馮厚矣良霄魂魄所馮者貴重衡案馮恃也

則此謂生前心所馮恃矣杜云魂魄所馮者貴而重不知上文馮依於人在強死之後與此自別

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傳言子產之博敏子皮之

族飲酒無度相尚以奢相困以酒故馬師氏與子

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鉏之子罕朔也襄三十年

馬師頡出奔公孫鉏代之為馬師與子皮俱同一

族齊師還自燕之月在此年二月罕朔殺罕魍魍

子皮弟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問朔可

使在何位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

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謂以禮去者降位一等

罪人以其罪降罪重則降多古之制也朔於敝邑

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大夫位馬師職獲戾而逃

唯執政所實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

子為子產之敬也使從驛大夫為子產故使降一

等不以罪降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

子曰衛事晉為睦睦和也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

取其地賊人孫林父其地戚也故諸侯貳詩曰鵙

鳴在原兄弟急難詩小雅鵙鳴鵙渠也飛則鳴行

則搖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不可自舍又曰死喪之

威兄弟孔懷威畏也言有死喪則兄弟宜相懷思

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不相弔恤况遠人誰敢



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嗣新君也衛必叛我是

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

弔且反戚田傳言戚田所由還衛衛齊惡告喪于

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簡公王卿士也且

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

上帝陟登也恪敬也帝天也叔父謂襄公命如今

之哀策王引之云大雅文王集傳引或說曰陟恪

也是格與陟同義陟格謂魂升於天也既言陟而

又言格者古人自有複語耳格與恪古字通論語

為政篇有恥且格漢山陽太守祝融碑格作恪後

漢書班固傳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格文選格作恪

逸周書小開武篇罔有恪言即格言也不必改為

陟降衡案天子崩曰天王登假假與格通陟格即

登假也王說得之余敢忘高圉亞圉二圉周之先也為殷

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正義二圉之受追命無文

紀年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不能相

儀荅郊勞以此為己病釋文病不能禮本或作不

有相字蓋襲上文相儀之誤當從釋文臧琳云傳

文本無相字故注云不能相儀荅郊勞以此為己

病傳如本有相字文義已明杜可無不能相儀之

注矣且下云苟能禮者從之不能禮正與能禮相

對唐時亦已衍相字陸氏不從是也王引之云古

者謂習於禮曰能禮周語晉侯其能禮矣是其證

上文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

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是不能者相儀與荅郊勞

二事故總言之曰不能禮如曰不能相禮乃講學

之講習也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二十四年

孟僖子卒傳終言之召其大夫僖子屬大夫曰禮

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僖

子卒時孔丘年三十五正義當言三十四而聖人

之後也聖人殷湯而滅於宋孔子六代祖孔父嘉

為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傳遜云以聖人為殷湯則

乎陸繁云世本家語並云孔父嘉曾孫防叔始奔

魯家語又云以辟華氏之偏故今案嘉為華督所

殺其子辟禍應即時出奔安得至曾孫乃適魯乎

杜說較近理特未詳所據耳衛案督見孔父之妻

於途曰美而艷遂殺孔父則其妻顏色未衰孔父

雖有子其年必幼恐未能速出奔且督悅其母亦

必不遽逼其子杜云其子奔魯者疑斷之理未必

有所據世本可從但防叔奔魯必有他故今不可

得而考家語辟華氏之逼乃肅之妄其祖弗父何

談安有至曾孫始避其世讎者哉

以有宋而授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

之子厲公之兄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及正考父

弗父何之曾孫佐戴武宣三人皆宋君三命茲益

共三命上卿也言位高益共衛案茲滋故其鼎銘

云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俯

共於僂僂共於僂循牆而走言不敢安行亦莫余

敢侮其共如是人亦不敢侮之饘於是鬻於是

以餬余口於是鼎中為饘鬻饘鬻餬屬言至儉其共

也如是臧孫紇有言紇武仲也曰聖人有明德者

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

當大位謂正考父陸祭云孟僖子之意蓋以正考父為聖人耳杜前既誤解聖人為殷湯至此又橫益其文為聖人之後王引之云聖為明德之通稱不專指大聖衛案襄二十二年傳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兩行何以聖為蓋魯人稱臧武仲為聖人故御叔以此嘲之孟僖子之稱正考父為聖人猶魯人稱臧武仲為聖人耳後世聖名大重杜謂正考父不足以為當之故上注既以聖人為成湯此又加之後二字以彌縫之而不知其終不可通是亦不尚論其世之過也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得以壽終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而學禮焉以定其位知禮則位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詩

小雅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單獻公棄親用羈獻公

周卿士單靖公之子頃公之孫羈寄客也冬十月

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襄公頃公之父

成公獻公弟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伯瑕

士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衛侯武子皆

卒故對曰不可六物不同各異時民心不壹政教

殊事序不類有變易官職不則治官居職非一法

王引之云說文則等畫物也是則與等同義管子七法篇曰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呂氏春秋曰取則行鈞是則與鈞亦同義官職不則謂賢否不同也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也壹也類也則也皆謂同也杜同不壹不類不則皆謂異也故曰同始異終也杜

訓則為法而又云不一法以牽合上三句之義其失也迂矣同始異終胡可常

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惓惓事國詩小雅言不同

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

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

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

故以配日謂以子丑配甲乙衛襄公夫人姜氏無

子姜氏宣姜嬖人媯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

己立元成子衛卿孔達之孫烝鉏也元孟縶弟夢

時元未生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羈烝鉏子

苟史朝子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

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

協合也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在二年媯

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跛也正義當斷

不良為句能向下行讀之衡案能行所以疑其當立也正義斷不良為句得之阮元云不良能行猶

言不善於能行果爾不良既足何更言能行乎能本或作弱與下弱足相涉而誤孔成子

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令龜辭遇

屯震下坎上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嘉善

也遇屯坤下坎上比屯初九爻變以示

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周易曰屯元亨成子

曰非長之謂乎言屯之元亨謂年長非謂名元對

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善之長也孟非人也將不

列於宗不可謂長足跛非全人不可列為宗主

且其繇曰

利建侯繇卦辭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嗣子有常位

故無所卜又無所建今以位不定卜嗣得吉則當

從吉而建之也二卦皆云謂再得屯卦皆有建侯

之文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

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外傳云大誓曰朕夢協朕卜

襲於休祥戎商必克此武王辭弱足者居跛則偏

弱居其家不能行顧炎武云屯初九爻辭曰盤桓利

徵管寧曰盤桓利居衡案孔成子筮立繫遇屯之

比是初九變下卦震為坤矣震足也變為坤純

陰其象為弱又取爻辭利居而占之故曰弱足者

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

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孟跛利居元吉利建故孔

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靈公元也

經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以首惡從殺

例故稱弟又稱世子正義從殺例者從兩下相殺之

釋例云陳招殺兄之子然不推刃於其兄故以首惡

稱弟稱名從兩下相殺也是言招罪輕於害兄故存

弟也衡案招以母弟殺其兄子將為君者而又巧詐

以免其死故仲尼誅其意稱弟又稱世子深罪之也

故傳釋之曰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

招也是經稱弟者罪之非末減其罪也鄭段不稱弟

者以其如二君其義自別而正義援彼夏四月辛丑

陳侯溺卒襄二十七年大夫盟于宋叔弓如晉楚人

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稱行人明非行人罪釋文干古丹反

陳公子留出奔鄭留為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秋蒐

于紅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紅魯地沛國蕭

縣西有紅亭遠疑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與招共殺

偃師書名罪之大雩無傳不旱而秋雩過也衡案龍

禮也故雖不旱亦雩常雩後時經必書之譏其緩於

否以其可例推耳傳載陳殺公子過在八月旱甚最害於

稻而黍稷亦病故雩焉耳杜以傳不言旱以此雩為

常祀假令魯人緩於禮豈至秋始行春祀哉不思甚

矣凡經秋書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不稱將帥不

以告壬午月十八日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無傳復

稱公子兄巳卒殺陳孔奐無傳招之黨楚殺之葬陳

哀公嬖人袁克葬之魯往會故書正義賈服以葬哀

之下以為楚葬哀公故杜辯之云袁克葬之衡案壬

午以下皆楚人所為故葬上不復言楚蒙上文可知

也若袁克葬之楚人將殺之魯安得會葬賈服是也說又互詳于傳

傳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地晉侯問於師

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謂有精神

馮依石而言惠士奇云漢書引云神或馮焉案注

有神字蓋後人依杜注增之耳不可信也衡案傳

云或馮焉非神而何傳唯無神字故杜言精神若

傳有神字何須解之案注祇足見傳無神字也五行志加一神字使人易解非後人增之也不

然民聽濫也濫失也抑臣又聞之抑疑辭陸繁云

辭衡案抑與意通意猶俗言猜故杜訓疑辭然此非其義今案凡事涉兩端先言正意次述他意則

必言抑亦自意義引伸但不可訓曰作事不時怨

疑辭耳宋以後始訓發語辭亦非曰作事不時怨

雖不能畫一要多如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

此於本或作于非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

宗侈民力彫盡彫傷也怨讀並作莫保其性性命

也民不敢自保其性命惠棟云宋淳化元年本保

傳亦作信顏籀曰信猶保也戰國策甘茂曰以曾

也高誘曰信猶保也倅頤煊云白虎通情性篇性

者生也周禮大司徒辨五土之物生杜子春讀生

為性莫保其性即莫保其生十九年傳民樂其性

而無寇讎亦謂民樂其生衡案唯信之故敢保之

故信可訓保然杜本作信當先訓保然後釋文義

今不然知其本作保矣保保任之保也五行志作

信以訓詰字易之淳化本疑依五行志改石言不

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官虎祁地名在絳

西四十里臨汾水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

師曠字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怨咎

遠其身也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詩小雅也不能

言謂不知言理以僭言見退者其言非不從舌出

以僭而無信自取瘁病故哀之正義其所言者非

不從舌是出但其

左傳集解

卷十九

言僭而無徵，衡案毛傳云：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叔向別自取義，亦應謂以小人之言，僭而無徵，自不得出是舌。如注疏，不漆不字，不通非也。唯詩作維通，智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智嘉也，巧言如流，謂非正言而順叙，以聽言見答者，言其可嘉，以信而有徵，自取安佚，師曠此言，緣問流轉，終歸于諫，故以比巧言如流也。當叔向時，詩義如此，故與今說詩者小異。衡案，巧善也，信而有徵，謂其義，巧言如流，向時詩義如此也。正義，以引詩斷章，為仲尼刪詩後之言，不知齊盧癸云：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在襄二十八年，是官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為十年晉侯彪卒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

悼大子偃師，元妃嫡夫人也，二妃生公子留，下妃

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

招及過皆哀公弟也，哀公有癘疾，衡案，癘本多作廢，固疾也，今從十行本。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

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憂恚自殺。

經書辛丑從赴，干徵師赴于楚。干徵師，陳大夫，且

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以招過殺偃師告。愬

也。楚人執而殺之。殺干徵師，公子留奔鄭。書曰：陳

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

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疑為招赴楚，當同



罪故重發之、叔弓如晉、賀虢祁也、賀宮成、游吉相  
 鄭伯以如晉、亦賀虢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  
 其相蒙也、蒙欺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  
 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諸侯畏晉、非  
 獨鄭、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大  
 蒐數軍實、簡車馬也、根牟魯東界、琅琊陽都縣有  
 牟鄉、商宋地、魯西竟接宋衛也、言千乘、明大蒐、且  
 見魯眾之大數也、齊召南云、按魯東與齊莒二國  
 接連、其西境則鄰宋衛、衛當正  
 西、近北、宋當其西南也、北為齊、南為邾滕薛諸國、  
 此傳不唯見魯眾之大數、即土地廣輪之大、已  
 舉、惠士奇云、宋衛稱商衛、踊為定公諱也、昭公事  
 當紀于定公時也、衛案、蒐閱軍實、不應涉他境、以

招嫌疑、且假令魯方百里、三十步、陳一車、始能盡  
 東西境、況蒐位宜方、不當狹長如繩、雖有萬乘、豈  
 能盡東西境哉、況魯侯爵、而周室懿親、即不能如  
 明堂位所云、方七百里、未必不及職、方氏方四百  
 里、陳千乘於四百里之地、不唯不解軍法、閱實之  
 者、殆不堪其勞、而謂古人為之乎、且如諸家說、蒐  
 地、徧魯境、經傳何為書蒐于紅也、紅是一地名、則  
 其不徧境中可知矣、竊謂商衛亦魯國地名、蓋兩  
 邑之間、有廣原、可以蒐大軍、故云自根牟至于商  
 衛也、昭三十二年、間傳書宋字、不可枚舉、何獨至  
 此、諱之、易以商、字哉、惠說妄甚、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  
 室、子旗纒施也、欲并治子尾之家政、丁丑、殺梁嬰  
 梁嬰子尾家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三子  
 齊大夫、子尾之屬、子成頃、公子固也、子工成之弟  
 鑄也、子車頃、公之孫捷也、皆來奔、不書非卿、而立

子良氏之宰，子良子尾之子高彊也。子旗為子良

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孺子謂子良，而相吾室，欲

兼我也。兼，并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

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

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

聞子旗至，游服而逆之，去戎備，著常游戲之服。衡案

桓子始服戎服，不能遽易禮服，欲示將游野以請滅其跡，故游服以逆之。游服，蓋野游之服也。

命問桓子所至，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

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字請從。無字，桓子名。子旗

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

秩之，謂為之立宰，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謂之使

無攻我。陸繁云：謂之當連周書為句，惠者順也，蓋

勉也。衡案：謂告也，使無字告己，所言於子良，引周書者，證己所以待子良之意也。惠，陸訓順是也。

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周書康誥也，言當施惠於

不惠者，勸勉於不勉者，茂勉也。康叔所以服弘大

也，服行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頃公靈公，欒氏

所事之君，吾猶有望。望，子旗惠及己。衡案：言始吾

兵實絕望矣，今子言如此，吾猶有望。齊國治安於

子也，無字始欲助子良以攻子旗，及子旗訪己，則

亦勸子旗攻子良，蓋欒高齊宗室有勢力者，滅其二家，其誦說傾嶮，實不可窺測。傳詳記遂和之如

初和欒高二家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孫吳悼大子偃師之

子惠公宋戴惡會之戴惡宋大夫冬十一月壬午

滅陳壬午十月十八日傳言十一月誤輿變袁克

殺馬毀玉以葬輿衆也袁克嬖人之貴者欲以非

禮厚葬哀公正義服虔云一曰馬陳侯所乘馬玉

陳侯所佩玉故殺馬毀玉不欲使楚

得之顧炎武云輿嬖大夫也掌君之乘車如晉七

輿大夫之類殺馬毀玉服說是也衡案以殺馬推

之顧訓輿為車得之毀玉欲以為舍也下文請寘

之則馬未殺玉未毀而哀公猶未葬言以葬者特

序袁克之意耳經葬陳哀公賈服以為楚葬之是

也蓋馬必名馬玉必名玉不欲使楚人得之楚人

知之故怒欲殺之非各其楚人將殺之請寘之置

非禮厚葬也服說亦是

馬玉既又請私私盡君臣恩中井積德云私溺也

履軒是也私於幄加絰於頰而逃幄帳也逃不欲

為楚臣衡案經在首今加於頰使穿封戌為陳公

戌楚大夫滅陳為縣使戌為縣公曰城麋之役不

諂城麋役在襄二十六年戌與靈王爭皇頡侍飲

酒於王王曰城麋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

寡人乎及此謂為王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

死禮以息楚國息寧靜也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

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顛頊之後也

陳祖舜舜出顓頊衡案後本多作族今從足利本歲在鶉火是以

卒滅陳將如之顓頊氏以歲在鶉火而滅火盛而

水滅今在析水之津猶將復由箕斗之間有天漢

故謂之析水之津由用也陸榮云魏了翁謂由義如尚書顓頊水之有由彙

今案由古字作皂水生條也言陳且陳氏得政于

齊而後陳卒亡物莫能兩盛自幕至于瞽瞍無違

命幕舜之先瞽瞍舜父從幕至瞽瞍間無違天命

廢絕者正義觀傳此文瞽瞍以前似有國土而尚書序云虞舜側微孔安國云為庶人故微

賤經云有鰥在下曰虞舜明是下賤矣蓋至瞽瞍

始失國耳此久遠之事不可知也衡案尚書云有鰥在下則瞽瞍嘗失茅土矣而傳言無違命者舜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而瞽瞍終底豫尊為天

子之父傳據其始終以言之故云無違命也賈逵以幕為舜後虞思顯與此傳及國語幕能帥顓頊之教違舜重之以明德實德於遂遂舜後蓋殷之非也

興存舜之後而封遂言舜德乃至於遂衡案下文云遂世守

之則遂蓋國名若是人名恐不可言世湯以舜明德封其後於遂故云實德於遂若以為人名實德

二字亦通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

虞帝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媯封諸

陳紹舜後衡案淫放也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

未也繼守將在齊其非既存矣言陳氏興盛於齊

形兆已見

經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以事往非行會禮許遷

于夷 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為文夏四月陳災天火  
曰災陳既已滅降為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  
沙鹿崩不書晉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以所在為名  
正義公羊穀梁經皆書陳火公羊傳曰陳已滅矣其  
言陳火何存陳也穀梁傳曰國曰災邑曰火火不書  
此何以志閱陳而存之也賈服取彼為說言愍陳不  
與楚故存陳而書之言陳尚為國也衡案十三年經  
蔡侯廬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如傳  
子廬歸之與吳實陳侯蔡侯之孫耳而經皆書爵又以  
文廬為文是未嘗以陳蔡為亡也故傳釋之曰雖  
示諸侯不得滅鄰國又不得專封之也若終滅之雖  
禮也言楚不遂滅鄰國得禮之本意也若終滅之雖  
欲潤而存之不可得而存則書某滅某以罪之通考  
全書經傳之意炳如日星不煩取公穀以解之也經  
既不以陳為滅故此亦書陳災傳不釋者義具於十  
三年也夫災雖天火與山崩川竭屬氣數者其義自

別一邑之災亦必書於經恐不可勝書不得與沙秋  
鹿崩比而同之杜注非也餘互詳於十三年疏

仲孫矝如齊冬築郎囿

傳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

陳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非盟主所召不行會

禮故不總書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

城父此時改城父為夷故傳實之城父縣屬譙郡

衡案經所書地名皆仍舊史故其所書皆舊名若  
地改名則傳舉今名而實之使人易曉故經傳異  
名者經皆舊名傳皆新名此理易知取州來淮北  
而杜反以經所書為新名何其戾也

之田以益之益許田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

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

城父人遷方城外人於許成十五年許遷於葉因謂之許今許遷於夷故以方城外入實其處傳言靈王使民不安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人甘大夫襄也閻嘉晉閻縣大夫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陰戎陸渾之戎潁周邑王使詹桓伯辭於晉辭責讓之桓伯周大夫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為西土之長駘在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岐在扶風美陽縣西北釋文駘他來反依字當作郃衡案郃芮岐畢皆見於詩書唯魏無所見正義以為河東北縣齊召南因疑傳舉后稷以至文王然魏近紂都雖文王之時亦未能有之且東周都

河南魏在其東北不得言吾西土此魏蓋在雍州今不可考要之非冀州之魏也不言豳者不窳自竄于戎狄之間非后稷封邑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正義服虔云蒲姑齊也商奄魯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肅慎北夷在玄菟北三千餘里衡案肅慎蓋今嗟峨連在黑龍江入海之衝與我蝦夷隔海相對今猶出石罅云吾何邇封之有邇近也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為後世廢隊兄弟之國當救濟之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弁亦冠也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

御螭魅

言禱杙略舉四凶之一下言四裔則三苗

在其中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

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伯父惠公歸自秦

而誘以來僖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二年秦

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

戎焉取之邑外為郊郊外為甸言戎取周郊甸之

地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咎在晉后稷封殖天下今

戎制之不亦難乎后稷脩封疆殖五穀今戎得之

唯以畜牧陸祭云上二年傳封殖此樹注云封厚

殖長是也制之亦言戎制御之耳衡案

封田有封洫之封疆我疆我理之疆謂制井田脩

封疆殖五穀皆后稷所有事故杜以此解之陸不

能通以脩封疆為脩天下之封疆謂入下不可言

封疆遂援封殖此樹以解封殖天下而不知天下

長疏謬可笑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

冕水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民人謀主宗

族之師長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

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伯父猶然則雖戎狄無所

可責晉率陰戎伐周邑故云然顧炎武云伯父猶

憚矣衡案戎狄卑賤不敢自比叔向謂宣子曰文

之伯也豈能改物言文公雖霸未能改正朔易服

色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翼佐也自文以來世有

衰德而暴蔑宗周宗周天子衡案蔑本或作滅以

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  
 之宣子說王有姻喪外親之喪使趙成如周弔且  
 致閻田與禭禭送死衣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  
 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賓滑周大夫夏  
 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  
 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陳顓頊之後  
 故為水屬火水妃也火畏水故為之妃而楚所相  
 也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  
 也正義相訓助也主火而助君為治故以為治也衡案相謂裁成輔相之疏訓助是也云助君則失之  
 今火出而火陳火心星也火出於周為五月而以

四月出者以長歷推前年誤置閏衡案古歷歸餘於終則閏後之閏三十七月乃置之次閏二十五月置之其明年節先於年一月故火以四月出非司歷之過也  
 逐楚而建陳也水得妃而興陳興則楚衰故曰逐  
 楚而建陳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妃合也五行各相  
 妃合得五而成故五歲而陳復封為十三年陳侯  
 吳歸于陳傳歲五及鷄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  
 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  
 大梁而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鷄火後四周四  
 十八歲凡五及鷄火五十二年天數以五為紀故  
 五及鷄火火盛水衰正義如杜所注歲星每年而行一次至昭三十二年則歲



星在寅未至於丑其傳云越得歲而吳伐之故服氏以為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謂十五次別為百四十四分歲每年行一百四十五分是歲星行一次外剩行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乃剩行一次故昭十五年得超一辰今杜氏既無此義而三十二年歲星得在丑者但歲星之行天之常數超辰之義不言自顯故杜不注衡案服虔歲星超辰之說甚精後儒通於此者唯錢大昕以戴震之精於天學猶不能無疑於服說談天亦豈容易哉

**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為逆還六月卒**

于戲陽魏郡內黃縣北有戲陽城殯于絳未葬

晉侯飲酒樂饒宰屠蒯趨入請佐八公使尊公之

使人執尊酌酒請為之佐釋文樂音洛王引之云樂當如字讀謂平公飲

酒而樂作也下文屠蒯酌以飲工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正指此

**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師師曠也曰女為君耳將司**

**聰也樂所以聰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也紂**

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陸祭云王充論

衡曰禮不以子卯舉樂殷夏以子卯亡也賈逵鄭

女皆同此義故杜用之漢書翼奉傳曰北方之情

好也奸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

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

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張晏曰子

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為忌而說者以為夏

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乎孔氏謂鄭衆注春秋其

說亦如此今錄以備一義衡案疾痛也下文云殷

肱或虧何痛如之則子卯不樂者痛夏殷之亡也

桀紂不足惜也然禹湯之聖有此不肖子孫以亡

其宗廟社稷此不亦足痛乎故子卯不樂者痛亡

國以戒子孫也湯武之事乃聖人之不幸非所以

訓子孫不得以此相難子卯相刑乃陰陽生剋之理與股肱或虧何涉屠蒯引之以諫臣喪作樂不亦迂乎而通儒碩學往往取彼君徹宴樂學人舍以駭此人之難曉有如此者焉

**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

**如之言痛疾過於忌日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不**

**聞是義而作樂又飲外嬖嬖叔**外都大夫之嬖者

陸榮云莊二十八年注外嬖在閭闔之外與此不同大抵言內嬖皆謂嬪御外嬖則謂羣臣耳成十七年注云愛幸大夫是也衡案君既嬖之必不置之外都陸說是也

**曰女為君目將**

**司明也**職在外故主視幸故云司明未必以其為

**服以旌禮**旌表也**禮以行事**事政令**事有其**

**物**物類也也物者服飾器備之屬**物有其容**容

**貌也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歡

會故曰非其物衡案獻酬之容俎豆之薦皆非臣喪所宜為**而女不見**

**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氣和則

志充志以定言在心為志發口為言言以出令臣

**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工與嬖叔

侍御君者失官不聰明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

**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

**以說焉**躒荀盈之子知文子也佐下軍代父也說

自解說**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自叔老聘齊至今

二十年禮意久曠今脩盛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

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衆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爲之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勸勞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經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樂施來奔。者，酒好內，以取敗

亡，故書名。衡案：樂施欲救其身，以擊其君，傳云：遂伐也。過非也。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閱帥師伐莒。三大

夫皆卿，故書之。季孫爲主，二子從之。戊子，晉侯彪卒。

五同盟。九月，叔孫婁如晉葬晉平公。三月而葬，速十

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十一同盟也。無冬史闕文。

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客星也。不書非

寺。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

歲在顛頊之虛。歲歲星也。顛頊之虛，謂玄枵。姜氏

任氏實守其地。姜齊姓，任薛姓，齊薛二國守玄枵

之地。阮元云：韋昭周語注引作守其虛，衡案：上文云：歲在顛頊之虛，故此變虛言地，韋注誤耳。

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客星居玄枵之

維首。邑姜齊大公女，晉唐叔之母。星占，婺女爲既

嫁之女，織女爲處女。邑姜齊之既嫁女，妖星在婺

女，齊得歲，故知禍歸邑姜。傳遜云：蓋言婺女居玄

枵之維首，而妖星見於

發女之次，韋昭注國語亦曰須女，天龍之首，須女即發女也。天龍即玄枵也。衡索，維即四維之維。二十八宿，分掌四方，故謂之維。玄黑也。北方之色，枵虛也。北方七宿，虛星居中，故名玄枵。配當四禽，則謂之玄武。武龍也。故又名天龍。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二十八宿，面七。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逢公殷諸

侯居齊地者，逢公將死，妖星出發女，時非歲星所在，故齊自當禍，而以戊子日卒。顧炎武云：逢公亦姜姓，見國語。吾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惠，欒高氏皆耆酒，欒高二族皆出惠公，信內多怨。說婦人言，故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鮑棟。

云爾雅，彊當也，言其族盛與陳鮑相當，衡索，彊如字，其族彊盛於陳鮑，而惡二氏，所以致禍也。夏

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

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

騁告鮑文子。傳遜云：醉而騁者，子良也。遂見文子，

桓子既授甲，傳記之者，以見其壹醉日富，所以敗也。遂見文子，文子鮑國，則

亦授甲矣，使視二子，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

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傳言者。劉用熙云：彼謂欒高

不實，欲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

陳鮑方時，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

欲以公自輔助，遂伐虎門，欲入，公不聽，故伐公門。

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端委朝服。衡索，端委

也委貌周冠名四族召之無所往四族欒高陳鮑其徒曰

助陳鮑乎曰何善焉言無善義可助助欒高乎曰

庸愈乎罪惡不差於陳鮑陸祭云愈猶勝也言欒高庸勝於陳鮑乎衡案

杜解庸愈為不差蓋訓庸為何愈讀如病愈之愈愈義非也庸則得之然則歸乎曰

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鉅

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王黑齊大夫靈姑鉅公

旗名斷三尺不敢與君同較服虔云斷三尺使至於

齊軫大夫旗齊較軫至較五尺五寸斷三尺得至較者蓋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

較故有三尺之較也五月庚辰戰于稷稷祀后稷之處釋文

名六國時齊有稷下館欒高敗又敗諸莊莊六軌之道衡案

地名孟子曰引而置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鹿門

齊城門欒施高彊來奔高彊不書非卿馬宗璉云

門之關以出奔邾鹿門魯境上關名疑此鹿門即魯關名故下言欒施高彊來奔衡案欒高未出城

陳鮑必不敢舍之不追傳云國人追之則王黑既收師唯國人追之是鹿門斷然非齊城門案邾在

魯東南南齊在東北是鹿門可以通二國馬以鹿門為魯境上關名近是傳記國人追之者以見陳氏

得民故下文結之曰陳氏始陳鮑分其室晏子謂

大其旨深矣彊本或作強非

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

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不可強取思義為愈義

利之本也蓋利生孽蓋畜也孽妖害也衡案蓋本

字姑使無蓋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

于莒、莒齊邑。桓子召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一年子尾所逐羣公子，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履，私具不告公，而反棘焉。棘子山故邑，齊國西安縣東有戟里亭。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子。子周本無邑，故更與之，濟南於陵縣西北有于亭。反子城子、公公孫捷。三子八年子旗所逐，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桓子以己邑分之，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詩大雅，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天下，行之周徧。衡案：載成也，言文王

成周家之，桓公是以霸。齊桓公亦能施，以致霸。衡案：王業也。桓公是以霸。齊桓公亦能施，以致霸。衡案：具器用，以及反羣公子，與齊桓封衛邢粗同，故桓子以自比焉。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讓不受。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穆孟姬景公母，傳言陳氏所以興。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鄆。鄆，莒邑，取鄆不書，公見討於平丘，魯諱之。獻俘始用人於亳社，以人祭殷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詩小雅，佻，偷也，言明德君子必愛民，釋文：視如字，詩作示，正義：佻，偷，釋言：文，李巡曰：佻，偷薄之偷也。孫炎曰：偷，苟且也。衡案：視，示通。此當以正。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壹同也。

同人於畜牲衡素壹與佻對壹純也佻苟且苟且者其心不壹故君子賤之壹雖美德純壹用人則其惡甚於苟且故神不福也戊子晉平公卒如禘寵之言

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禮諸侯不

相弔故辭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

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

人如晉葬平公也經不書諸侯大夫者非盟會鄭

子皮將以幣行見新君之贄子產曰喪焉用幣用

幣必百兩載幣用車百乘百兩必千人千人至

將不行行用也不行必盡用之不得見新君將自

費用盡幾千人而國不亡言千人之費不可數衡素

千人句行猶為也不行謂不得行見新君之禮言千人句行猶為也不行謂不得行見新君之禮言千人句行猶為也不行謂不得行見新君之禮言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

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送葬禮畢而又命孤

孤斬焉在衰經之中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劉

既云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剝斬謂哀痛之深如斬絕也以為斬衰者謬王引之云斬讀為慙慙焉者哀痛憂傷之貌晉語曰吾君儼然在

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是也檀弓曰吾子儼然在

憂服中語意與此相似衡案斬焉縣子如斬之說

斬耳王說未是虞與葬一節虞而卒哭諸侯雖七

卒哭者欲以成卒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

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  
 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  
 之言不患不知患不能行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  
 言已由子產之戒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是我之  
 不足衡案言子產既知其不可矣因以誨我亦必能行之我則不足知而行之自詒此戚也  
 書曰欲敗度縱敗禮逸書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  
 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欲因喪以慶新君  
 故縱而行之不能自勝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  
 彊見而退高彊子良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  
 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

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在公宮被疾  
 輦而歸君親推之推其車而送之其子不能任是  
 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  
 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夫  
 人謂子尾曠宗也顧炎武云使其宗廟曠而不祀  
 絕其父之忠宗如必滅若敖氏之宗之宗曠杜訓  
 空是也曠宗謂一掃其宗族無復育子遺除宗社  
 聯文古未有稱宗廟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  
 為宗者顧說非也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  
 是之謂乎詩小雅言禍亂不在他正當己身以喻  
 高彊身自取此禍衡案此亦斷章取義言禍患之  
 所為而生遲速之度唯從其所為而來皆其自取  
 如杜注其咎在世而高彊不與焉安得言是之謂



乎哉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

元公平公大子佐也及喪柳熾炭于位以温地將

至則去之使公坐其處比葬又有寵言元公好惡

無常衡案亦言姦人可懼焉

經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

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蔡侯雖弑父而立

楚子誘而殺之刑其羣士蔡大夫深怨故以楚子名

告衡案經文曰誘曰殺傳云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

赴告焉得謂之筆削哉春秋褒貶就一事而斷未嘗

較他日是非得失楚子之殺般特貪其地非正其罪

也故專貶楚子不復參諸般弑父之罪因事明道固

叙得不然杜言般弑父亦未達此旨傳載叔向之言

者明天道好還之理以垂教非援以釋經也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五月

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母胡女歸姓大蒐于比蒲仲

孫矍會邾子盟于禋祥禋祥地闕秋季孫意如會晉

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

厥慙厥慙地闕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諡冬十

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用之

殺以祭山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嫌以聘

事行故傳具之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

吉何實凶萇弘周大夫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

君之歲也歲在豕韋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

歲在豕韋至今十三歲歲復在豕韋般即靈侯也

弗過此矣言蔡凶不過此年楚將有之然壅也蔡

近楚故知楚將有之楚無德而享大利所以壅積

其惡中井積德云壅培也培壅其惡使早稔也衡

案下傳子產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討之

履軒是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靈王弑立

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十三年歲復在大梁美惡周

必復故知楚凶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

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蔡近楚之大國故

楚常恨其不服順衡案蔡之服順楚久矣此言其憾不能兼并耳今幣重

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

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

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傳言楚子

無道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

侯獲罪於其君謂弑父而立而不能其民不能施

德衡案能者善之淺也故訓順適詩云柔邇能遠傳云兄弟不相能皆與此能同如杜注不加施

不可通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借楚手以討蔡何

故不克然盱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

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事

在八年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

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桀為仍之會

有緡叛之故伐而克之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

能無咎乎衡案亟數也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

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

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金水水火土

五者為物用久則必有敝盡則棄捐故言無拯

拯猶救助也不可沒振猶沒不可復振正義方言云出溺為

拯焦循云沒不可復振而云不可沒振倒文中井

積德云蓋譬於救溺者也言不可沒水以振也衡案拯振皆訓救言一足矣而必並言之者不可沒振釋所以無拯也沒昧通貪也引伸訓犯如昧死

以聞是也言天降之罰是以無五月齊歸薨大蒐

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祿祥脩好

禮也蒐非存亡之由故臨喪不宜為之盟會以安

社稷故喪盟謂之禮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

氏之廟泉丘魯邑釋文夢以其帷一本作夢以帷

上曰幕有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鄰女為僚友者

隨而奔僖子焦循云內則云聘則為妻奔則為妾

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然則奔以不行聘言非淫

也共勞事也蓋平日共勞事之人同來為僖子妾

僚案僚朋也朋羣也相與羣游之人杜注亦同但

勞事之人傳當言其婢不宜云其僚焦說近鑿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二女自共盟僖子使助遠氏之適適副倅

也遠氏之女為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

丘人女令副助之馬宗璉云周禮大祝二曰造注

造次之造書亦或為造造祭於祖也膳夫以樂徹

於造注云造作也賈疏云造食之處即厨是也婦

人主中饋之事造與造通即謂助遠氏作酒漿之

事也衡案造杜訓副倅解為妾於字義得矣然謂

別居之妾言遠氏足矣何必言之造且謂妾為造

近於好艱嶮其辭左氏必不然造寵通又見於管

子寵作飲食之處謂中饋反自禋祥宿於遠氏生

為寵其義自通不必訓作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字養也似雙生楚師在蔡向四月之師晉荀吳謂

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物事

也陸繁云物猶人也言不恤晉之不能亦可知也

也小國之患故使物情不附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慙謀

救蔡也不書救蔡不果救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

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

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盈楚惡蔡必亡矣且喪君

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

惡周矣元年楚子弑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三年十

三歲歲星周復於大梁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

許狐父晉大夫單子會韓宣子于戚單子單成公

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正義劉炫謂下文有著得謂之表著會有著表野會設表以為位衣有禮帶有結禮領禮結帶結也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禮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

王引之云貌當為視此涉上文容貌而誤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從之漢書五行志作貌亦後人依誤本左傳改之案上文云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禮之中所以道容貌也單子視不登帶則不能道容貌矣故云視不道容言不過步則不能昭事序矣故云言不昭

上下皆以言視對文今本視作貌則與上文不合且貌即容也今云貌不道容則是容不道容矣此必當依上文改正衡案貌不道容義不可通注疏不容不解而今皆無解知唐初本尚作視矣今本誤貌者蓋自石經始石經多誤當時已有名儒不窺之請王說良是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貌正曰共言順曰從無守氣矣為此年冬單子卒起本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姓生也言不思親則不為祖考所歸祐衡案此以母姓為古乃所謂雜占古蓋有此法言歸姓所生而不思其親是自背其所以生故祖考亦棄之而不歸依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

國不廢蒐，謂蒐比蒲，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忌畏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為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蔡靈公之太子，蔡侯廬之父，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五牲：牛、羊、豕、犬、雞。王必悔之，悔為暴虐。十二月，單成公卒，終叔向之言。楚子城陳，蔡不葬。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

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衡案：子元，說見於隱五年，蓋子元有功，莊公城櫟而寘之，名位已顯，及莊公卒，子元奔宋，故宋人脅祭仲立之。經不書者，鄭不以告也。如杜注，是使昭公不安位，非使不立也。且寘子元焉，與寘管仲焉，對言管仲身有功，而後世賴焉，假令子元他公子，無功可記，事既不倫，又與封棄疾為蔡侯絕不相類，而其禍國特為厲公所因耳，不得謂之使昭公不立。以此推之，子元之為厲公益明。杜為此說者，以桓十一年突歸于鄭傳，專言雍氏有寵於宋公，未嘗一及櫟耳，不知彼傳為宋鄭相伐起本，此傳言封厲公以禍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城穀在莊三十二年，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

在庭

上古金水水火土謂之五官，玄鳥氏丹鳥氏

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為五工正，蓋立官之

本也，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字稱習

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

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正義賈逵云，五

貴重公子，公孫累世正卿，鄭眾云，大子申生居曲

沃是也，母弟鄭共叔段居京是也，貴寵公子若棄

疾在蔡是也，貴寵公孫若無知食，渠丘是也，累世

正卿，衛甯殖居蒲，孫氏居戚是也，五細賤妨貴，少

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是也，不在庭不當使

居朝廷為政也，衡案五大五細，傳不言其目，他書

又無所見，今不可得而考，但杜以五大為五官大

過盛，五細為細弱，是大以勢言，細以質言，且五官

之長，在廷為政，未有使之居邊者，其謬顯然，此言

為棄疾居蔡發，則大必指責重之臣，大既貴重，則

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

在外，鄭丹在內，襄十九年，丹奔楚，君其少戒，王曰

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曼伯檀伯

也，厲公得櫟，又并京。惠棟云：楚語，范無字曰：叔段

實使鄭子不得其位，明京屬叔段，櫟屬厲公，左氏

約舊史而為傳，取其文勢之便，兼舉京櫟而單舉

曼伯，此傳之漏義，得櫟并京，既無明文，何必遷就

而曲為之說也，衡案桓十五年傳，秋，鄭伯因櫟人

殺檀伯，而逐居櫟，是厲公出奔之後，殺檀伯始復

得櫟也，此傳云京櫟殺曼伯，是二邑俱黨厲公，以

攻曼伯，非得櫟之後，又并京也，十五年傳，不言京

者，蓋二邑相近，京人助櫟人，以攻檀伯，傳舉兵主

以略京，此論大城難制，故并言京，文各有所當也，

或稱檀伯，或稱曼伯者，蓋檀曼古聲相近，或楚人

讀檀如曼耳，略其實而獨取文勢之便，後世謹飭

聞概不能畫一、況京屬段、厲公居櫟、左氏皆有明文、而此并言京者、以當時京人助櫟耳、何必信彼而疑此哉、**宋蕭毫實殺子游**、在莊十二年、**齊渠丘**、惠說亦非、

**實殺無知**

在莊九年、渠丘今齊國西安縣也、齊大夫雍廩邑、正義鄭眾以渠丘為無知之邑、蕭毫非

無字雜引四事、以證大城難制、不復問其事之是非、注疏是也、鄭以為無知之邑、據莊九年雍廩殺無知之固當、而無字云客於國、則其意謂無知恃大邑以弑君、終殺其身也、然子游為宋萬所立、雖不親弑君、亦弑君之黨、何獨不以蕭毫為子游邑也、據傳所記、曼伯不恃京櫟之富、蕭毫、御說及羣公子所奔、蒲戚乃孫甯之邑、非獻公及子游之所恃、而獨以渠丘為無知所恃、**衛蒲戚實出獻公**、蒲甯殖邑、恃以為亂、失之遠矣、**戚孫林父**、出獻公、在襄十四年、若由是觀之、則

**害於國、末必折、折其本、尾大不掉、君所知也、**為

十三年陳蔡作亂傳、

左傳輯釋卷十九終

彥根

成瀨簣伯功  
澀谷啓子發

按字



<p>式對四時等十次然於時  <small>東陳谷者謂也</small>  <small>也</small></p>	<p>也</p>	<p>也</p>	<p>也</p>	<p>也</p>	<p>也</p>	<p>也</p>	<p>也</p>	<p>也</p>	<p>也</p>
--	----------	----------	----------	----------	----------	----------	----------	----------	----------

青林園木大也

其本鼠大不特厚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